

夜读偶记

特征化、信息容量与穿透力

读周晓枫散文集《幻兽之吻》

| 刘军 文 |

进入新世纪之后,得益于散文文体的松绑和边界开放,某种具备转折性的通道在散文内部被建立起来。其中一个标志点就是,现象级的作品与标志性作品不再重叠,产出散文现象级作品集的作家和产出标志性作品的不是一拨人,彼此分野,沿着不同的界标前行。对于周晓枫来说,她曾写出具备标杆性的作品《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堪称新世纪20年来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之一,然而,尽管有各种专业奖项的加身,但她并非现象级作家,在最新散文集《幻兽之吻》的末尾部分,从其自叙对畅销和荣誉的警惕中,读者可解析其间的端倪。

通常意义上,小说和散文的抓手各自不同,小说的抓手凝聚于典型之上,包括典型人物、典型细节、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症候。对于散文而言,其抓手往往集中于特征化与信息容量的呈现上。当然,特征化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所谓特征,指的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巴尔扎克也对何谓“特征”有过阐发,不过,他对思想的强调使得他笔下的“特征”成为小说的特别注脚。散文的特征化,体现在行为细节的钩沉上,体现在场景的雕刻之中。鲁迅的《朝花夕拾》,汪曾祺散文,冯杰散文中的语言细节,皆隐含着众多特征化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征化构成了散文作家写作功力的内核部分。散文作家若想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仅仅依靠独特的人生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她还需要建设独特的精神来路,以此耸立独属于他/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而精神来路有两个显明的线条,一为阅读,一为阅世。

从《有如候鸟》到《幻兽之吻》,我们

可以看到周晓枫的变与不变。从变化的层面来看,周晓枫在不同的写作阶段,所谓的长于叙事,并非水银泻地般千里一注,而是拥有自己的叙事魔方,在不同作品集中,会向读者端出不同的叙事截面。《有如候鸟》的锋利型、密集型叙事,集中于大动脉的剖开与肌理呈现上,无论是中年女性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主题还是女性隐秘窗口的成长颜色,时间的跨度加上人生命运的起伏,皆赋予作品内容以沧桑看云的底色。而在《幻兽之吻》中,锋利依然,但叙事的朝向却转向细部勘察。《野猫记》与《男左女右》近似,从题材上看,处理的是流浪猫和家养宠物的内容,从社会性上看,它们的某种私属性看上去很难开掘出较大的审美意义,然而在周晓枫笔下,借助宽博的生命观和特殊笔力,得以打通人与物的隔阂,生死离别、生存状态的隐喻性、角色化与系统性,以最小的面积集中了大量情感和现实批判的内容。另外,两篇作品的篇幅都很长,《野猫记》三万余字,《男左女右》五万多字,其叙事脉络由大纵深转向支流分岔的蛛网状结构。源于作家杰出的驾驭能力,即使是草籽落地,也能够演绎出一番惊心动魄的内容。经营蛛网式叙事方式,既需要作家细部的洞察能力,也需要有深度的思辨能力,这种思辨能力在集子的其他篇章中亦是随处可见,这恰是《幻兽之吻》在叙事上的新变内容。就不变的层面来看,特征化和信息供给,依然保持了作家独有的印记。像《野猫记》中那只在地下室死于车祸的野猫,对它的命运线条的刻画非常简单,一只没有被命名的野猫繁育了一群与人类有亲近关系且各有名字、各有个性的后代,它隐匿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与人类发明的钢铁机器相撞,它在暗处的运动形式方戛然而止。作

家给出的特征化就是地上的一团血泊,在这一特征化内容里,人们不免会思考,它是如何侦知爱猫人士发起的绝育行动的?又为何以逃离阳光世界的方式捍卫自我生育的权利?就像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一般。永恒的设问里隐藏着形体庞大的未知。

《幻兽之吻》中,《雌蕊》与《血童话》这两篇作品在信息供给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雌蕊》是对西方20世纪系列女作家心灵解读的结晶,也向读者敞开了作家的精神来路。在其笔下,无论是萨冈、杜拉斯,还是桑塔格、尤瑟纳尔,她们的写作超越了家庭关系和两性情感的藩篱,她们不仅仅是对抗男权社会,也对抗女性自身。她们的写作和她们的的人生一样,呈现出自由与冒险的同一性。《血童话》里有一个明显的成人化路标,经典童话经过成人化的再次阅读,如同水面干涸之后的湖底,诸多凹凸不平和不堪的内容升起到了人们的眼前,且直指人性的深渊。

周晓枫无疑是一位不停生长的散文作家,这在当下稍显平庸的散文现场,无疑是难得的。她有着不断前移的超越精神,也拥有宽广宏富的精神来路。在一个平面上,人们易于识得她的才华,却不易把握其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精准的思辨能力,而正是因为后者,她作品中的批判性、反思精神、讽喻色彩才会渗透于字里行间,进而具备了不同寻常的穿透力。总的来说,周晓枫的散文并非宽阔如镜的河面,而是暗礁遍布、暗流湍急的航道,进入她的作品,需要耐心,也需要一种知天命之后的睿智。

《幻兽之吻》,周晓枫 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定价:58元

| 郝双双 文 |

一日一幅的惊人速度,创作出了70幅非凡的画作。

不得不说的是,“家”在凡·高留下的820封信件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多达322次。他信中的“家”,往往指的是他父母的房子,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但早在20出头的年纪,他和家里的关系就已经破裂。凡·高在信中曾写道:“我与家人的性格大相径庭,实际上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凡·高家族’的人。”此时的凡·高早已不关心他同家里的关系如何了。凡·高曾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旅行者,要去向某地,朝着某个终点”,因为绘画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凡·高最后总结:“绘画就是家”。

可以说,本书以凡·高一一生中住过的13个城市和居所为线索,讲述了凡·高的艺术创作、生活和恋爱经历,还原了一个艺术痴迷者窘迫、狂热而离经叛道的生活轨迹,并探寻了都市与田园景致对他及其作品的影响。

《何以为家:凡·高的寻家之旅》,(英)马丁·贝利 著,余鑫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品书录

了解凡·高的一种独特视角

读《何以为家:凡·高的寻家之旅》

《何以为家:凡·高的寻家之旅》是由被英国女王王誉为“凡·高侦探”的马丁·贝利创作的。马丁·贝利一直在研究凡·高。本书是他所著“凡·高三部曲”之一,也是“焦点艺术系列丛书”继《我有一片星空》后又一本关于凡·高的传记佳作。

凡·高有着躁动不安的灵魂,一生都在四处奔波。本书以“家”为线索,以居住地和时间先后为顺序,研究了住所对凡·高绘画的影响,讲述他作为一名画家在东奔西走中成长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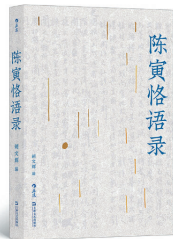
该书告诉读者,仅有两处地方可以真正被称为凡·高的家,并且他也只在那两处待了相当短的时间。一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简陋屋子,另一处便是位于法国阿尔勒的黄房子,在那里他以主人的身份与保罗·高更同住。除此,凡·高一直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画家。早在孩提时代,他就是让人不得安生的“刺头”,此后也一直未变。成年后,他开始四处奔走,海牙、伦敦、巴黎、拉姆斯盖特、艾尔沃斯、多德雷赫特、阿姆斯特丹及比利时博里纳日煤矿区,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即使是决定做画家之后,他

也同样停不下来,先后去了布鲁塞尔、埃滕、海牙、德伦特、纽南、安特卫普、巴黎、普罗旺斯的圣保罗精神病院,以及他最终的归宿地——奥维尔。

不同的乡村与城市风景,对凡·高的画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凡·高还是一个在海牙、伦敦、巴黎见习的艺术品商人时,他就发现了艺术的世界。他努力从以前的大师作品和同时代画家的画作中汲取养分。后来,当他在比利时博里纳日矿区做传教士时,矿工们艰苦危险的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激发他创作出早期的作品。在海牙,他描摹城市生活,在画纸上表现他对贫苦老弱者深切的同情。搬到布拉班特省纽南附近的村子里后,他受当地农民和织布工人的启发,开始向肖像画家的方向发展。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凡·高接触到了印象派,并开始摸索如何在绘画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各种颜色。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炽烈的阳光洒落在橄榄树丛与柏树丛上,这样的景观让凡·高创作出了最美的风景画。在小镇奥维尔,广阔的乡野风光成了凡·高最终的灵感来源,他几乎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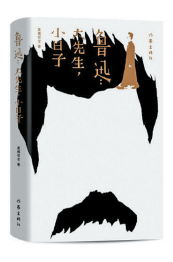
上架新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49元
胡文辉 编
《陈寅恪语录》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及旁人对于陈氏讲课的记录、关于陈氏言谈的回忆中选取文字,以编者个人的趣味和眼光做取舍,选录内容侧重适合“语录”的通论,更加突出陈寅恪的史识。

作家出版社 58元
莱馍双全 著
《鲁迅:大先生,小日子》



作者历时五载,深入挖掘鲁迅史料,从历史深处打捞各种细节,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本书内容丰富,从饮酒、抽烟、看电影、下馆子、搞收藏,讲到租房、交友、育儿、爱恨情仇等等,还原出一个性格鲜明、深刻峻冷、幽默有趣的鲁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丁爱博 著,李梅田 译
《六朝文明》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但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作者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既宏观阐述了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又细致描绘了六朝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一幅全景式式的六朝图卷。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68元
荷兰伊恩·布鲁玛 著,何雨珈 译
《东京绮梦》



1975年,20岁出头的布鲁玛来到日本。他迅速发掘出其时不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卫文化。布鲁玛基于这段经历,结合长期的研究思考,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的复杂文化气质,从时代与民族的外部描摹出一副迷人独特的日本面貌。

百草园书店提供